

毛共的戰爭觀點

葉 萌

毛共在高棉、越南戰局中得逞之後，更變本加厲的對外輸出其所謂「人民戰爭」理論的正確性；在和北韓傀儡金日成的聯合公報中，曾露骨的叫囂：「雙方高興的看到，最近在印度支那的形勢發生了令人十分鼓舞的重大變化」。又說：「印度支那人解放戰爭的新勝利，對整個世界形勢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」。因此，毛共不但鼓勵北韓南侵，而且更鼓勵菲共、馬共和泰共加緊其在各該國的武裝叛亂。而毛共當前的對外策略乃是「將繼續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」，使亞洲各國全部落入其掌握之中。

兩種形式進行

毛共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計劃，是在兩種形式下進行的；一種是「革命思想」輸出，另一種是「和平共處」幌子。所謂「革命思想」輸出，主要是用「毛澤東路線」作為指導亞洲各國共黨活動的「經典」，簡單地說，即是「武裝鬥爭」為體，以「統一戰線」為用；根據這種理論，毛共獎勵并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「必須在可能的時候，建立一支被共產黨所領導的、善於和敵人作戰的民族解放軍，以及這支軍隊所藉以活動的根據地，并使敵人統治地區的羣衆鬥爭與武裝鬥爭互相結合，而武裝鬥爭，則是許多殖民地、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重要形式」。一九五六年匪黨「八大大會」後，毛共將原設之「東南亞統一作戰局」、「東南亞地下指揮部」、「東南亞解放軍事委員會」三個機構，擴大合併成立「東南亞統一作戰部」；二十年來對策劃越共、寮共、緬共以及馬共的叛亂活動，從未有過間斷，而毛匪的「東南亞戰爭國際化」構想，亦是透過此一機構來執行的。

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的狄托，於訪問莫斯科之後，曾把毛匪澤東比之為「新的成吉思汗」，狄托之用意，并非替毛匪誇大軍功，只是想利用歐洲對

「黃禍」的恐懼，使他們明白毛共是一個極不明智的侵略集團，藉以報復毛共對南共的惡意攻擊。狄托的說法是否正確，姑置不論，但毛匪的侵略、擴張野心，即使是目前「笑臉外交」，也是其侵略計劃中早有的預謀；而「和平共處」即是在「思想輸出」時機尚未成熟的地區，必須暫時運用的策略。這一策略，乃是毛匪根據列寧教條：「在不同的時間，不同的環境，不同的地區，採取不同的手法」所訂製。

陷於兵連禍結

「思想輸出」與「和平共處」的交互運用，使亞洲國家，一部份已陷於兵連禍結，民不聊生；另一部份則在求一時苟安的情況下，感於毛共「不干涉其內政」的承諾，誤認與匪勾搭，可以消弭國內共黨份子的武裝叛亂；其實，毛共上述雙管齊下的策略，在對其有利的條件下，隨時可以修正。以馬來西亞為例，馬共之崛起最早，其「武裝鬥爭」用反英作為號召；但一來因譚普勒元帥的「圍堵政策」奏了效；而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相繼獨立，使馬共利用「民族主義」為幌子失了靈；遂迫使其不得不暫時隱伏以待時機。此一轉變，乃使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輕易地上了毛共的當，於去年五月宣佈與毛共建交；可是當其熱烈慶祝「建交」成功的同時，馬共恐怖份子，竟在吉隆坡鬧區槍殺了馬來西亞警察總監拉曼。今年三月，馬共又宣稱「形勢變化了，我們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變；但是，我們完成人民民主革命，進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綱領是不能改變的」。馬共并且在這項聲明中，強調毛匪「發展了馬克斯、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，為殖民地、半殖民地人民開闢了爭取解放的唯一道路」。拉薩克總理在聽到馬共這些廣播聲明後，對毛匪和周匪在北平親口承諾不干涉馬國內政的話，不知其有無深長的

感觸！

再就泰國來說，當美國在中南半島戰場遭到挫敗後，泰國即刻採取了對應的措施。爲了避免激怒其鄰近的共黨政權，克里巴莫政府對泰國傳統的反共立場，作了大幅度的修正。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與毛共進行勾結，並且要求境內的美軍限期離開泰國。泰國修改其一貫的反共立場，而思與共黨「和解」以自保的天真想法，目前已證實爲不切實際。據泰國安全行動指揮部特別顧問克利將軍最近公開承認，該指揮部曾作錯誤估計，誤以爲泰國與毛共「建交」後，共黨在泰叛亂將會減少。克利表示：「情勢恰好相反，變得更加糟，尤其是在南亞，共黨的加強叛亂已因層出不窮的犯罪與恐怖活動而轉劇」。目前在泰國境內，武裝共黨游擊份子，大約有七千人之多。這些叛亂份子，已對泰國的國家安全，構成極爲嚴重的威脅。

毛共一面陰謀製造武裝叛亂的條件，一面又用「和平共處」迷惑那些近視的政治領袖，於是亞洲就出現了今天這樣岌岌可危的局面。如果亞洲各國還不認清敵友，加強團結，互相團結，則此一地區的安全與和平，恐從此再無保障了。

馬列一脈相承

毛匪澤東一向堅持唯有戰爭才可以達成其「世界革命」的目的；因而他的戰爭觀點，也是和馬克斯、列寧、史達林一脈相承的。馬克斯認爲「戰爭是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產物，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」；列寧則進一步把戰爭別爲「正義」和「非正義」兩類，替共黨發動戰爭作「正義」的辯護；史達林更直截了當地指責「帝國主義奉行的和平主義，只是追求一個目的：爲了準備新的戰爭，而用和平這響亮的詞句來欺騙羣衆」。毛匪總結了馬克斯等人的話：「在階級社會中，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，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，不能推翻反動統治，而使人民獲得政權。」因此，他告訴亞洲各國共黨叛亂份子說：「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，就是說他的本性不能改變的，帝國主義份子決不肯放下屠刀，他們也決不會成佛，直到他們滅亡」。毛匪這些說詞，都不過是強調「暴力革命」是他們所堅持的立場而已。

但是，毛匪內心所最恐懼的，仍是「弔民伐罪」的仁義之師；於是文革

份子如姚匪文元之流，便在匪報刊中大事批判孔孟的戰爭觀點，對孔子的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，以及孟子的「善戰者服上刑」等等，都惡毒的指爲是資產階級戰爭論，是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」的維護奴隸主統治的思想。毛共這種批判，表面上是針對林匪彪的「反革命暴力」而發；實際上却是想藉此嚇阻西方國家，特別是美國干預亞洲戰爭。不過，毛匪及其附從的文革份子，也明瞭這類歪曲理論，不足以鬆弛自由國家對毛共顛覆滲透的警戒，遂又不得不不用「和平」的外交攻勢，來瓦解亞洲各國心理武裝，對馬來西亞、菲律賓，對泰國，仍然用的是「武裝叛亂」與「和平共存」雙管齊下的手法，但這種手法，毛匪亦曾自承爲「戰爭的延伸」，誰要是上了鉤，誰就會嚐到國破家亡的苦果。可惜的是菲律賓馬可仕總統和泰國克里巴莫總理，尙茫然不知自己已將國家和人民帶進了毛共所預佈的陷阱。

毛共黨的「路線」

毛共的好戰成狂由來已久，而其「中央」於民國四十九年四月，以紀念列寧九十冥誕爲名，所發表的「列寧主義萬歲」一文，已公然將以世界核子大戰當作完成世界「共產主義革命」必由之路，當作其黨的最主要政治綱領之一。

當毛共將這一綱領拋出後，從自由世界到蘇俄集團均爲之震駭，莫不認毛共的「在數以億計的人的屍體上創造出較資本主義高千百倍的文明」的構想爲極度的瘋狂。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史蒂文生即曾譴責之爲「對人類生存的一項巨大和殘暴的威脅」。

這一試探氣球的反應既惡劣無比，毛共曾有一度極力自我文飾，企圖沖淡世人對其殘酷、好戰、全無理性的印象。但是，狐狸尾巴總是掩藏不住的，久而久之虛矯的偽裝也就自然剝落下來。發展到今天，「世界大戰不可避免」、「戰爭引發革命」等，把人類生死存亡全不當一回事的狂言，已成了毛共全部對外活動的基礎，不但是他們的頭目鼓吹不已，毛共的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」，及今年一月召開的偽「四屆人大」所通過的正式「文件」，都將這一方針明白標示出來。也就是說，這已成了毛共黨的「路線」，偽政權的「國策」，而非如同往昔的信口雌黃，其不容世人忽視者在此。

毛共所鼓吹之「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論」，以「天下大亂」及「美俄爭霸」為前提。因此，毛共的外事活動，總目標便在於助長、挑撥世界上的紛亂與爭奪，以破壞均衡為能事。地球上每有可挑出軍事衝突的機會，毛共無不極力插手煽動，而對於任何緩和局勢的努力，如世界裁軍大會、全面禁止核武器試爆，以及「以阿談判」之類的地區和平的尋求，無不力加反對、阻撓。其這一系列作為的目的，就在於化小戰為大戰，最後激發美俄間的核子戰爭，俾按照其本身模式來建立「新文明」的「世界廢墟」，滿足其狂妄野心。

一頭惡狼畫像

在毛共的戰爭理論中，強調的是階級性，但它在高棉所支持的却是一個腐敗墮落的王室施亞努；在泰國它所豢養的却是一個謀殺秦王逃亡在匪區的乃比里；施亞努和乃比里，代表的是什麼階級，即使是其他國際共黨，也知道毛匪及其附從的文革份子無法自圓其說；可是毛匪在高棉之戰結束後，居然厚顏無恥的在北平大肆鋪張為施亞努慶功。這一切足以證明毛匪為了窮兵黷武所作的辯護，絕難掩盡天下人耳目。只是自由世界太多懵然無知政治人物，遂使亞洲局勢，愈來愈見危急。

現在的情形，是毛共期待自由世界的實際反應。如果美國看到菲律賓和泰國的轉變，而專意於東北亞的安全，則毛共可能唆使金日成虛作箭拔弩張之勢，但不致貿然發動南侵。它對日本亦必加緊其虛與委蛇的伎倆，以鬆弛日本政府戒備。然後集中高棉與越南戰爭結束後的力量，傾其全力以支持泰北邊境的泰共叛亂份子。它對菲律賓雖然目前尚鞭長莫及，武器和人員的供應，還不致過份明目張胆，可是計劃部署，非共仍然以毛共作為師承。毛匪的戰爭理論在此時復在大陸為文革份子一再宣揚，其作用和目的亦即在此。

列寧在他一部重要著作「帝國主義：資本主義的最高階層」中，強調「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，戰爭就不可避免」。這部書之所以在共黨集團中具有高度權威的價值，完全是它替史達林以下的共黨頭目所採取的一切侵略行為，作了稱心如意的辯護。依據列寧在此書所提供的定義和特殊邏輯，即使共黨慘滅人性的作法，也可稱之為「理性的機智」。毛匪把東南亞戰爭說成亞洲人民的勝利，並說希望馬可仕看到亞洲的統一，這完全是一頭披上羊皮的惡狼畫像；如果亞洲國家不能澈底明瞭毛匪的戰爭觀念，而企圖與之握手

言歡，那真是比與虎謀皮更來得危險。

唯恐天下不亂

匪偽「四屆人大」，周匪的「政府工作報告」中曾說：「當前國際局勢仍然是天下大亂，越來越亂」；又說：「註定將導致世界大戰，全世界人民要準備作戰」，完全是一付唯恐天下不亂的嘴臉。說實在話，今天全世界的國家，莫不希望國際間能和平安定。只有和平安定才能繼續維持經濟繁榮，亦才能保持國際經濟關係的暢通與成長。而只有毛共，則整天希望天下大亂，並且認為越亂越好。它所以要希望天下大亂，就因為天下大亂之後，各國的社會經濟基礎被破壞，整個國際正常交往被切斷，削弱了原有的國際影響力，各地人民失去主宰，毛共也方能乘機插入，混水摸魚。所以周匪這一報告，無異不打自招，再度表明了毛共對全世界自由國家和人民的敵意，存心不良，與絕大多數數人民的願望直接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；尤其反映出毛共的一切對外行動，完全在於製造亂。它的目的與動機在亂，它的手段也在亂。凡毛共勢力所到之處，暴亂也將隨之而至。這確是需要各國提高警覺的。

由於毛共對外的基本目標在造亂，所以毛共對各國政府，特別是對幾個大國的態度，也就一心一意的在實行「反」。在數年以前，它高唱所謂三反政策，即反帝、反修與反各國反動派。而時至現在，察覺反各國反動派一說已不合毛共分化自由世界的新的策略，所以又改提一種新三反政策。這種新三反政策，就是「反對殖民主義、帝國主義，特別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」。換言之，也就是反對美國，反對蘇俄，也反對一切仍保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。由於毛共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上，時常隨意加上一個「新」字，以標示其新的反對對象，所以在毛共這一叫囂之下，任何一個國家也會隨時成爲它的反對對象。例如對於美國，它現在雖一再要求實行「關係正常化」，但仍視爲其主要敵人。其他如南非、以色列、印度等國，也同樣被當作敵人。只有不斷的「反」，才能製造「分」裂，有了「分」才能亂，才能達到毛共的目的。

毛共偽政權「副總理」鄧匪小平、「外交部長」喬匪冠華，最近在各個不同場合所發的「新世界大戰不可避免」之類的言論，也是世人評估毛共意向的顯明佐證。